

承德拓碑往事

□ 冀亚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外出传拓是金石组采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。1976年3月，为了补充馆藏，组里准备让我跟随年届花甲的王敏先生到河北省承德市传拓碑刻，为期三个月。这是金石组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员工到外埠传拓，也是我来到组里后第一次出差，心情非常激动。任务下达后，我们便开始忙碌了起来。首先，我要向老同志学习传拓技术，其次要到琉璃厂购买宣纸、墨块墨汁，捆扎上墨用的扑子等。

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，5月10日上午，我们从北京站乘火车出发，下午抵达承德市，市文物局文物科冯春江科长到站迎接我们。传拓工作得到了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，他们除了负责交通和食宿外，还派了一名年轻员工协助我们。这次要补拓的碑刻有五十多种，大多数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，有些在承德的市区和围场县，还有近期从地区下属县搜集来存放在山庄里的。为了方便传拓，我们被安排在山庄内市文物局的办公区里居住。经过短暂的准备后，5月12日，紧张的传拓工作便开始了。

这次补拓的碑刻全是存放在室外的。室外，特别是野外拓碑，对天气的要求较高。适中的温湿度、静风或微风、无雨、阳光照射不到石碑是最佳的传拓时机，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这样的机会。每年的5—7月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三个月，在这里，不到4点钟天就蒙蒙发亮，5点不到太阳就爬上了山头。虽然在群山环抱的山庄里太阳出来较晚，但只要一出来就是火辣辣的，不一会儿便会把毫无遮掩下的石碑烤得热乎乎的。山庄方圆二十里，离我们住处最远的碑有将近五里的路程。为了尽量避开在强光照射石碑的时候作业，我们经常是4点多钟起床，5点钟便从住所出发了。夏日里，早上的太阳是从东北方向升起来的，首先照射到的是碑的阴面，我们就先拓碑的阳面；9点以后，太阳转过来开始照射石碑阳面时，我们就拓碑的阴面。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，一般10点钟以后，风力就会逐渐加大，这时我们就准备收工了。下午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当天制作的拓片和为明天拓碑作准备——捣墨、清洗扑子、焖纸等。因为天气炎热，头天焖的纸最好要用完，所以每天收工后，我们还要顺便去测量第二天所要传拓的石碑尺寸，以便掌握用纸量，避免造成浪费。

传拓较高的碑刻时，需要借助登高工具。高度在3米以内的，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就能解决问题了。避暑山庄是皇家园林，很多碑有四五米高，需要借助脚手架才能制作拓片。搭脚手架不但费工费时而且成本高，我们就用叠罗汉、搭积木的方法来替代搭脚手架，具体的做法是：最下面横着放两个高度约1.5米的高凳，上面铺上脚手板，脚手板上面再放上高度约0.7米的桌子，再在桌子上放上凳子，人站在上面，加上身高臂长，就能够到将近5米高的地方了。于是，在我们的手推车上，除了工具箱外，还少不了要装上桌子、椅子、高凳、脚手板一类的登高用具。每天，我们不仅要上下攀登几十次，还要在足有一层楼高的上面刷纸、扑墨。由于是“高空”作业，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难免有些紧张，一天下来四肢都是酸疼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就慢慢地习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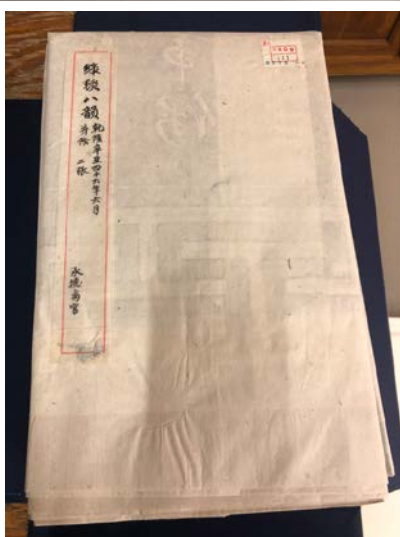
承德市市区内一座寺庙的屋檐下有一通《宏济寺碑》，石碑距离窗户不到一米远。当时，房子里住着一户居民，屋里伸出来的烟囱正对着石碑。多年来，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油烟把石

碑熏的又黑又亮，传拓前，我们必须要把上面的油污清理干净。清洗中，王敏先生不失时机地向我传授有关“洗碑”方面的知识：一般意义上的“洗碑”是指拓碑前用清水将石碑上的污物洗刷干净，如果字口中积有杂物，还要用竹木类工具将其剔除掉，绝对不能用金属类工具，以免伤及字口。而版本意义上的“洗碑”则是指后人沿着碑上所刻文字的笔画深剜，虽然深剜后，字迹较以前清晰了许多，但字的精神气却大不如前，作为文献资料尚可，作为书法临摹就会误人子弟了。

山庄内及周围的碑刻拓完后，7月22日，我们北上前往围场县。围场县要拓的碑刻共四种，其中三种在县城以南30余公里处的庙宫村。庙宫村位于隆化县与围场县交界处的崖口，这里是清朝皇帝狩猎进入围场的天然门户，美丽的伊逊河从它的旁边流过。河的上游是库容量近2亿立方米的庙宫水库。村里面有一座“敦仁镇远神祠”，神祠的前院是清帝祭神的庙宇，后院是他们的行宫，后来人们便将这座神祠称为庙宫了。神祠正南方几百米处，相对高度不到100米的山上矗立着一座通高4.95米，碑身宽1.25米，厚0.55米的石碑。碑的阴阳及两侧分别用汉、满、蒙、藏四种文字镌刻着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秋，弘历皇帝题写的到木兰围场打猎的诗——《木兰秋狝人崖口有作》。7月28日凌晨3时42分，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发生时，我们正在此处拓碑，借住在铁道兵某团招待所的土坯房里。虽然这里距离震中有250余公里远，但是强大的地震波还是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，慌忙地从屋里跑了出来。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，如果住所上方的庙宫水库溃坝，我们将遭受灭顶之灾，必为鱼鳖了。当天上午，我们来到山上继续工作时，发现碑身与碑座的结合处被强震损毁并有错移，万幸的是没有倒塌。看到此景，王敏先生给我讲述了碑帖鉴定中的有关知识。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十二月，关中发生大地震，西安碑林里的许多碑刻遭到损毁，其中著名的唐《开成石经》三分之一以上被折断，这也成为了我们鉴定石碑拓片的重要证据：凡是碑刻拓片上有断痕的，必定是嘉靖三十四年以后所拓。

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太影响我们的工作，传拓完庙宫村的碑刻后，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前往围场县城以北40余公里处的新拔，继续我们最后的一拓。8月初，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所有传拓任务，共传拓承德地区的碑刻59种，计一式三份357张，总面积达430余平方米，耗费四尺宣纸600余张。按照我馆与承德市文物局的约定，两份归我馆收藏（有民族文字的金石组和民族语文组各收藏一份），一份归承德市文物局收藏。8月7日，和文物局进行工作交接后，我们踏上了回京的路程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如今，在承德拓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38年，却还是让我难以忘怀。因为这次行程不但让我学会了传拓技术，还学习到不少碑帖鉴定和清代历史知识，增强了识别繁体、草书、篆书字的能力，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

承德离宫拓片一组